



不一样的时光
从人文读本开始
每个周日,听我们讲一个长长的文化故事
留一点时间,读书读报读人



这个春天,电影不易

重新认识他

一个出生于120年前,现在有点陌生的杭州人
一个在课本里出现的电影人

本报记者 张瑾华

不觉又一年人间四月天。沈芸内心惦记着,今年,是爷爷夏衍诞辰120周年。

夏衍,出身杭州仁和沈氏,他的旧居,就在严家路50号。

这段疫情肆虐的时光,搞电影研究的沈芸也一直在关注着电影院什么时候能重新开门,关注着疫情后的中国电影业如何更好地发展。因为中国电影的发展,也是爷爷生前最牵挂的事。

夏衍,对很多人来说,是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,印象最深的,可能是中学课文中《包身工》的作者,拿摩温、芦柴棒、纱厂女工……几十年过去,你依然还记得里面的那些称呼和细节。为创作这篇中国报告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名作,夏衍曾亲自“潜入”日本纱厂,当了两个月的包身工。

但,夏衍,一生中最浓墨重彩的,是舞台,是银幕。

他开启了中国电影界新路线,是新中国电影文学的奠基者。

夏衍先后以组织者、领导者的身份参与到上世纪中国的历史潮流中:五四运动、大革命、抗日战争,几乎场场不落。

而他笔下的剧作具有无限的感染力和深刻的洞察力,萦绕着浓浓的家国情怀。茅盾的《春蚕》《林家铺子》、鲁迅的《祝福》、巴金的《憩园》、罗广斌和杨益言的《红岩》等名家名著,经他改编成电影剧本后,声名更盛。

半个多世纪过去了。

在这个庚子年到来之前,中国电影业或许发展到了当年的电影人夏衍想象不到的繁荣,但辉煌中亦有隐忧。

当下,历经两个多月停摆的中国电影,又该如何重拾信心,重回正轨。中国电影很复杂。沈芸记得,爷爷曾经这么叮嘱过她,带着严厉的口吻。

电影,有时候是抚慰人心的力量。爷爷也曾这样说过。

这些话,就像对中国电影业健康与否的提前警示,也饱含着夏衍对这个行业健康发展的期许。

春天,是万物生的季节。“万物得其本者生,百事得其道者成”,电影也是如此。

这个春天,不能等,不能消极。行业要自救,创作要跟上,才能重新找到新的立足点。

几天前,国家电影局宣布,2020年将继续资助电影精品项目,包括夏衍杯优秀电影剧本奖的评选、奖励。



文艺评论

网络电影的春天
能否停留久一些

4版

人物

影院职业管家
刘敏健

5版

荐书

1977年的冬季「春闹」
恢复高考的
来龙去脉

7版

人气榜

笔下春春欲动
来「晚潮」书写生活

8版